

曼思桥小学

曼思桥小学是一所很普通的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每年级只有一个班。全校大约有二百名学生,就考试成绩看,几乎是平均水平,甚至稍微偏下。我们认为小学生主要是学基本知识,培养对学习的兴趣和学的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会与人相处。所以,我们并不在乎曼思桥小学的成绩不是太好,只要能够提供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就行。

张良到曼思桥小学时,按照年龄,他插入了三年级班。那时,刚过完复活节不久,是三年级的第三学期。张良来英国时一点英语都不会,按规定,我们可以陪他上一两周的课,帮他熟悉环境,但是曼思桥小学的老师认为没有必要。这样,第一天早晨把他送到学校后,我们就走了,结果我们一整天都在担心,不知道他怎么与同学交流。第一天上学听不懂老师讲课关系不大,但一点不懂英语,他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上课下课,甚至想上厕所都不知道怎么办。我太太一天都坐立不安,我心里也七上八下。想到最坏的情况无非是张良中午吃不到饭,或把尿尿在裤子里,没有大不了的事,也就心安理得了。到下午放学后接他时,他好好的,中午也吃了饭,也没把尿尿在裤子里。我们问他怎样过来的这一天,他说别的小孩儿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就这样,张良开始了他在英国的“留学”。

英国的小学教育从五岁到十一岁,分为学前班、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

成长故事

张兴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介绍了一个普通的小孩张良在国内和英国受教育的经历。张良在国内上了两年小学后,到英国的公立学校上小学和初中,后来获得奖学金,进入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这所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学校上高中。到目前为止,他大概是温切斯特公学唯一的一个获得该奖学金的中国内地小孩。毕业时,张良考进了剑桥大学。

五年级和六年级。上课时,一个班的学生不超过三十人。不像国内小学生上课时,都面对老师,听老师一个人讲。在英国的小学,学生不仅只听老师讲,更重要的是自己学,所以四~五个学生围着桌子坐,互相讨论,也互相学习。

在英国,五岁到十一岁的学习是初等教育,学生主要学英语、数学、科学、信息和通讯技术。张良刚上学时,我们曾和老师商量,我们打算教张良一点英语,帮助他

尽快掌握日常会话,结果老师坚决反对。老师说我们对他英文最大的帮助就是什么也不要教他。当时,我们还不得其解。后来,我们又和查理的夫人安娜商量,我们打算教张良一点英语,安娜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英语不够好,张良最好跟老师正规地学英语。

安娜是美国人,是查理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时认识的,随查理回到英国。我初到英国时,安娜教我学英语,下午我们常到教工俱乐部喝茶,除了交谈外,她让我读报,纠正我的发音。我太太到英国后,她更是经常驾车带我太太外出,拜访她的朋友,游览附近的景点。我们与安娜和查理的关系很接近,我们经常到他们家喝茶,逢年过节也到他们家吃饭。作为回报,我们有时也准备一些中餐请他们品尝,虽然我们的烹调水平很低,但是他们对我们的中餐总是赞不绝口。张良来英国后,安娜非常高兴,在教育孩子方面她有经验,所以她感到有责任,也有能力给我们一些指导。我们有什么问题,也总是找她商量。

为了帮助张良尽快适应环境,曼思桥小学每周从中心小学请一位双语言老师,一周两次到曼思桥小学来帮助张良学英语。这位女老师是香港人,会英语和汉语,但只会讲广东话,所以帮助不是太大。另外,老师还专门安排一位同学——克里斯托弗,负责帮助张良,告诉张良上什么课,下课后与他一起玩。克里斯托弗很懂事,办事挺认真,后来他经常上我们家来玩,一直是张良在曼思桥小学最要好的同学之一。

黄埔村中

黄埔村坐落在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之处的偏僻地带。村里的一座座方形的旧式房屋,包围着一个宁谧的天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漳河训练班就设在这里。

邱行湘在傍晚时分,走进黄埔村,走进一座朱色大门的四合院里。东厢房门打开了,屋里没有人,却亮着油灯。他和衣倒在铺位上,鞋未脱,双脚伸出床外,随便将棉被往肚子上一拉,便不愿意动弹了。洛阳一仗,他有七个昼夜没有合眼,这十几个晚上,他又常常彻夜失眠。现在,是他一个人安静地偿还他瞌睡账的时候了。他猜想,即使要死,也得等睡醒了再死。

醒来,邱行湘像一只性急的麻雀最初被捉进笼子一样,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烦躁与恐惧。他第二次想到死。自杀,现在有条件了,此间正是时候。黄河水软,墙头砖硬。邱行湘冲到房门,一阵浑打乱踢,高声吼道:“要杀就杀,软禁干什么!”

门外走进一个人来。来人没有说话,笑咪咪地走到邱行湘面前,双手一叉,仰面大笑起来。邱行湘疑惑了,他以为又是哪位解放军长官。

“我是蒋铁雄呵!”

“……!”

蒋铁雄是邱行湘的同乡同学。黄埔六期生,留学德国,官至国民党快速纵队副司令。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晋冀鲁豫解放军在豫北攻克汤阴,蒋铁雄随他的长官、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司令孙殿英被俘。

邱行湘看见蒋铁雄,半晌说不出话来。千头万绪,他不知从何说起。他来不及回顾在

纪实文学

黄济人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友情推荐



在公安部的协助下,著名作家黄济人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神秘的公安部功德林战犯所的真实全貌。本书以原国民党战犯邱行湘的被俘和改造为线索,具体而生动地描叙了杜聿明、宋希濂、黄维、康泽、文强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这个比军事战场上更为炽热、复杂和漫长的决战中改造从新的内幕。

溧阳乡间私塾里的同窗之情,也来不及追忆在国民党官场的莫逆之交,更来不及倾吐分别三年来的思念之苦,他此刻唯一的言语,是为着今日竟相逢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而长叹不已的那一口气。

蒋铁雄倒没有这般繁琐的感伤。蒋铁雄话长,每每扬起眉毛:“既来之则安之。我被俘三百多天了,一天比一天安心。共产党的事情,我比你晓得得多啦!解放军是正义之师,训练班是仁义之地……”

订货会

所谓订货会,其实能有几笔生意是在会上成交的?说穿了,无非是一年一度集中答谢客户的应酬。会期有长有短,只看开会地点可旅游参观的景点多少而定。而杭州是个游历了的城市,所以很多人看了两日游的计划后,纷纷讨论改变路线,改成在湖上漂半天,宋城闹半天。

既然是答谢客户,当然大客户受的重视多一点,小客户受的重视少一点。围起桌子吃饭的时候表现得特别明显,与主办单位老总同桌的是顶级客户,那些客户中许半夏只认识一个人,他是与许半夏同属滨海市的一家外商独资企业的老总,少年得志,风度翩翩,大约三十左右的年纪,名叫赵垒。赵垒坐在主办单位老总的左首第一个位置。不过许半夏也就只是对赵垒面熟,还没有过搭话的经历。

其他几桌都是按地域安排在一起的,每一桌有一位主办单位销售人员压阵劝酒。许半夏携童骁骑坐的当然是滨海市这一桌。主位坐的并不是那个国营钢厂的销售人员,而是许半夏隔壁县的伍建设。伍建设原本是那县一家集体工厂跑供销的,从供销到厂长,整整在那个厂里混了十五年。改制时他得了这个厂的全部股份,不过他慷慨地拿出百分之五的股份给了财务经理,另外百分之五的股份给了生产副总。白白得了好处的两个人自然尽心尽力。

伍建设左首是主办单位的销售员,许半夏不认识他,因为许半夏几乎没有拿现金进去买过钢材,都是用废钢串材,走的不是销售部那条

商战小说

阿耐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从浙江收废旧钢铁开始,许半夏一心想进入钢铁行业,面对国有大型企业、外资企业、外省钢铁企业、本地小钢铁制造企业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许半夏巧妙利用这些企业之间的关系,周旋于各关系的关键人物之间,寻找商机。在“哥们”童骁骑和小陈的帮助下,一步一步建立了在圈子内的信誉,完成原始积累……

路。虽然今天这帮在串材操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没份到场,不过许半夏还是要来开这个会,因为这是接触业内人士的大好机会。

同桌的还有一位大佬叫裘毕正,谁都知道他是很想坐主位的,平时他最希望别人一致推选他坐主位,而他被“勉强”不过终于坐下,然后大方地为整桌酒席买单。没想到今天遇见的是一向不服他的伍建设,一见裘毕正才客气上一句,伍建设就贼笑着—屁股坐在主位上,直

把裘毕正郁闷得吐血。

与许半夏坐在一起的是冯遇,一样的高大肥白,与许半夏两人就占去四个人的位置。冯遇做人低调,只是守着他的两套生产线脚踏实地稳步赚取利润,不过他生活讲究,身上用的都是最好的。关于名牌,他与许半夏有说不完的话题。近两年,冯遇有一半的原料是问许半夏拿的,所以许半夏知道他的大致实力,其实并不比裘毕正差。

许半夏在来杭州路上就嘱咐过童骁骑,在座的都是老大,而且都是明里暗里喜欢做老大的,再说今天许半夏准备把童骁骑以运输队小老板的身份推荐给同行,希望他们提携,所以童骁骑如果再喊她老大是不合适的,从此以后,就让童骁骑改叫她胖子。

伍建设既然抢得主位,自然还得把握只有大哥才能说的开场白,所以一等大家坐定,便迫不及待举杯道:“我们也是难得全部到位的,去年多了个半夏露,来,干杯。”半夏露是伍建设第一次看见许半夏时就脱口而出的,许半夏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被人冠上这个绰号,所以也就无所谓地笑纳了。

裘毕正虽然端起酒杯,可是却没碰,笑道:“我们这儿没有全部到位吧,赵总还在那桌呢。赵总是大学生,名牌大学的,伍总你不要总不承认,人家书读得多就是比我们大老粗上台面。”裘毕正自己今天没抢到老大的位置,心里不爽,就拿赵垒压伍建设。

果然伍建设脸色难看,斜睨了赵垒一眼,道:“又怎么样,给外国老板打工,看着风光,工资加起来没我一月收入高。虚架子,不,花架子。”

索赔之路

×月×日

阿红身上化脓了,发起高烧。我们轮流去陪她,生意也没心思做了。阿月哭着说,她真的不知道会这样,她不是故意的。她的意思是只能认倒霉了,可我却突然想到,难道就这样算了?难道我们就不能讨个公道?妓女有没有地方说理?

尽管我明白,这个时代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没地方说理,也没人听你这么说。

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越想越咽不下这口气。

我问阿月,敢不敢再去那个地方,找那个人赔偿?阿月支吾半天不吭声,她只知道哭。阿红突然说,梅姐姐,你陪我们去吗?阿月也说,你去我们就敢去。

事情就是这样,总得有人先站出来,何况我们是这样一群人。从前,见别人被欺负,我们沉默,结果自己也受到同样的欺负。从前,明知不合理我们也忍了,我们不好意思说,结果人家好意思把你推进火坑。今天我们落难了,于是别人也沉默了。事不关己谁都不愿伸头,结果就是大家都进火坑。

我说,我陪你们去,话也由我出头说,但你们要挺得住,坚决不让步。你们要想好,如果到时候你们害怕了松口了后退了,我就只有一死。阿红说,我不怕死,梅姐姐你要去死我就陪着。阿月见我们这么说,也突然跳起来,说你们这么讲话,不就是说我怕死吗?告诉你们,我都自杀过两回了,没死成,现在这个身子就是我赚的。我要后退半步都不是人养的!连肥肥也说,我也陪你们去!

悬疑小说

曹征路著

小说选刊友情推荐



下岗女工倪红梅死在了出租房内,死因不明。警察从出租房内找到两本笔记本。在她的日记中,她懂事又多病的女儿艾艾,她的朋友阿红、阿月、肥肥,以及追求她的老梁头相继出现。倪红梅到底死于何因?

我们说着这些狠话,都跟什么似的。我们眼睛里放着光,胸口里滚着热浪,好像很久很久都没有过这种感觉,很久很久都没这么有劲过了。后来,我们就抱在了一起。我们谈到了死,没想到这个话题是这样热烈。原来我们这些人,个个都不怕死,每个人都想到过死。

我自己曾经设想过多种多样的死法,从高楼上跳,往汽车下钻,拿刀子割手腕。可是那样把自己弄得血糊糊的,不好看,我得让自己有个完整

尽管蒋铁雄说一口纯正的溧阳乡音,邱行湘听来也甚为反感。但是,当邱行湘落进人生的枯井的时候,他对井底的蛤蟆也不会讨厌,何况现在是看见了老相识呢。

第二天,解放军二野漳河训练班李主任和姚科长设宴款待邱行湘,并邀蒋铁雄作陪。席间,姚科长向邱行湘介绍了解放区生产自给的情形,李主任则告诉了他当前的战场局势。

军人的每一根神经都连着战场,战场的每一丝硝烟都刺激着邱行湘的神经。就在解放军攻克洛阳的同年同月同日,收复了四平街。这位参加过四平街战役并且以四平街勇将自居的将军,承受着外人不可理喻的隐痛。

李主任似乎觉察出邱行湘心底的颓唐,把话题转向了3月29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行宪国大”。却不料这更是打在邱行湘的痛处。正是在这次“行宪国大”上,蒋介石出任总统之余,桂系头目李宗仁当上了副总统。这使得包括邱行湘在内的陈诚系将领极为反感的美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司徒雷登1947年9月8日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象征国民党统治之蒋介石氏,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目之以过去的人物者。……李宗仁之资望日高,彼对国民政府无好感的宣传,似不足置信。”这些无稽之谈,竟得以势所必然的如愿以偿,邱行湘此间只有恨地无缝了。他没有点燃“行宪国大”大门上的红灯,反而打熄了蒋介石宝座上方的绿灯,从而促成了一桩在昏暗的光线下进行的中途换马的买卖。

黄埔村里难得的佳肴,他一点没吃出味来。